



子史鈎沈

晉裴啟語林

甘泉黃奭學

逸書考

相

管寧嘗與華子魚少想親友共園中鋤菜見
地有片金揮鋤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提而擲
公

敗

敗

魏代蜀羅獻為巴東太守吳聞蜀已敗遣盛
獻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同之計獻銜枚夜
出擊破獻旋軍保城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
不用命

擊

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
聞當時在喪顗頓貌不可識

有周犍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

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

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
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

轉皎然

管輅容貌醜而嗜酒飲食無威儀也

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

榮觀中國日弊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
然自得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賤紙庫中唯有九
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桓石秀豁第二子也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
釣爲事游覽樂足一邱桓沖嘗與石秀共獵
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
吟嘯詠而已

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二軍黃竹具叙事

第

使

劉眞長見王丞相時盛夏王公以腹慰彈碁局曰乃旬劉旣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對曰未見他惟作吳語耳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爲謀身之計王曠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焉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錦囊寔據退笑謂崇曰何誤入卿室崇曰寔廁耳寔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囊是籌良久不得便行謂崇曰貧士不得此廁乃如他廁

石崇字季次

備又與

石崇廁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客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爲將軍少年旣脫故衣著新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城世說王大將軍敦敦初上主廁

五言詩集卷之三

見漆箱

遂至盡中盛乾本以塞鼻王謂上厠下果食
敦日厠既還婢擊金藻盤盛水琉璃碗澡豆
而笑之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飲羣婢掩口
簡文為撫軍時坐牀上生塵不聽左右拂公
見鼠行跡視以為嘉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
煞之撫軍謂曰無乃不可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
所他問問來時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

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袁貞為監運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
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
井

中

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神鬼論有一書
庄葛中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
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
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顧和為揚州從事且日當朝未入停車州門

車

車 虱

虱

地

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裕憑兩人來詣丞相
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虱色夷然不動周
侯見和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
中何所有願釋虱不視徐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虞喜志林

甘泉黃奭學

吳時於江水中得鐘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
無人時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
銘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
能知之也

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
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晉書葛亮傳

葛亮請

諸葛格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對跪乞請筆益兩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干櫓戈矛鈹爪叉棍弓弩矢箭咸取上材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斧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

正

吳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王琰自言我嗜酒肉好書善畫人有美酒珍食精紙何所不可

王琰遇鬼物言我見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本本

李子長欲知因情以梧桐為人蘆葦為牢當罪本囚不動或寃本囚乃奮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槌

晉書

二

法

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袁曄

袁曄獻帝春秋

甘泉黃奭學

建

初黃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將軍身被介冑謀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于籩輪百姓各有識者以為天徵竊言新錢有四道京城將壞而此前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其言

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佚

史佚

袁紹將兵入宮誅諸黃門張讓等逼迫以尺
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
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
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
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
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
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
入廟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
自後不敢復朝請

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
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
客自此始也

奏

揚州刺史劉馥上言荊州牧劉來與會稽太
守孫權謀襲京城遂塹許設鹿角砦

董卓未誅有書三尺布幡上作兩口相銜之
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呂布殺董卓負布
者不復見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

考

陽名廣帝春秋

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辟出卓至閣執手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卻不中即殺孚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皇甫謐元晏春秋 甘泉黃奭學

衛倫以郎應會于京師過予而論及於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師曠易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揚今之妙子何問焉

乎

衛倫過予論及於時味倫因命僕取糗進子曰麥也有杏李柰味

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
梁柳等或編荆為楯執杖為矛分陳相刺有
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昇歸以進母母
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善猶為不孝
何孝者莫大于欣親今爾年近乎三十志不
存教心不入道曾無怵惕少慰我心修身篤
學爾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
感遂伏史書

廿

余家素貧窘晝則務作夜則甘疲寐及一二時

予

之務書卷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句
學或兼夜寐或戲獨否或對食忘食或不覺
日夕居家遊出之事吉凶畧絕富陽男果以
全生之道誨予方之好色號予為書帙

皇朝詩話卷之九
皇朝詩話卷之九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孫盛魏春秋

甘泉黃奭學

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
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
景陽山于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克
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羣臣三
公以下莫不展力
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
紙寫一通與張昭

皇朝詩話卷之九
晉書 劉琨 劉琨 劉琨

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劉政投炳原曰窮鳥入懷炳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

段

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川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王遇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稻負販而常挾持經書

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子也年七歲時母阮叔媛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鬘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護祐願華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鬘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齊給事中皆隸習書省與諸散騎同掌侍從左右獻給省諸文奏

東昏侯鑿金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花也塗地皆以麝香

波斯國人皆以麝香如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

崔元祖父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鬱林王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塲二百九十六處殿中帷帳及步障皆衿以綠紅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以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

漢書地理志卷之九

漢書地理志卷之九

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江秘信行人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

死乃置衣中數日終身無復虱

卞彬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

不遂乃箸蚤蟣虫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

張堪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曰張堪屋下陳

屍

豫章王於郊起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

幸之置酒為樂

樂預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

可六七十檐榭敕叶造市貨之聞預卒大泣

叶溪中曰夫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故應就死

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

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

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松

范雲常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

⑤

⑤

⑤

⑤

⑤

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
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
文惠改容謝之

齊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我軍自
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及食調
市人餽軍皆是交脣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
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
卽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糧數
鬻人人裹飯媿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

齊軍大潰

高帝時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最
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
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灌山泉始窮
眞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
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
在江湖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過侯革時

助

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

孔靈產為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麾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邱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上挽歌詩云雲橫廣陌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賞之即轉為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參軍劉獻字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

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梁朝地齊褚林

梁吳世濟雜錄
梁吳世濟雜錄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庾翼晉陽秋

甘泉黃奭學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門門
有一木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框
拒之

吳有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於機巧作渾
天使地居中以機動之若天轉而地正以上
應晷度

高貴鄉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

梁步地齊春林
五百周舊美晉陽和

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
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没于諸葛亮
營俄而亮卒

張華將死中台星遂折太元中復還合正太
傅謝安爲相所致也

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機捷辯速自吏部郎
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冷亭時賢皆集安欲
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

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
歎其要捷

丁卯葬高貴鄉公子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
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旒百姓相聚而觀之
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
勝



晉檀道鸞續晉陽秋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檀道鸞續晉陽秋

甘泉黃奭學

咸陽王猛被縲袍而詣桓溫面談當時之事
猛模貳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許之

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
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別友
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于中路遇見
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
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怖

檀道鸞續晉陽秋

一

符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人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而後歸

王獻之為中令獻之少而標邁不尋常貫為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為中書令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

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因以為名

桓

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珠顆然妾酌飲之生玄

鬼

魏詠之生而免軼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荊州殷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看焉師曰可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語啖詠之曰半年不語亦當治之况百日也師為治而差

檀

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于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

如此吾讐得雪矣

清河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八千卷上聞
嗟嘆良久乃以葛屯穀百五斛賜其家曰葛
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琰

琰

琰

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于
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
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
劉毅至黑時人謂之鉄色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何法盛晉中興書 甘泉黃奭學

騎從

王導謂王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憂輕兄
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會二月三日中宗
出襖乘肩輦敦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既
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中宗從
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入宮酷寒

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法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

清暑

烈宗起清暑殿讖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為殿以酸楚之聲為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

太極殿

孝武帝建太極殿郭璞筮云二百十年此殿為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為奴

中興之冠

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影俱善奕棋為中興第一

四達

晉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依飛督王饒忽上吾鳩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

白鹿子

陶淡侃之孫雅好道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
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恒與之俱往還
後遂不復還家

食蟄燕

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
避難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
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裹以席

王敦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奏彈夜警

譙王恬字元愉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
宗卽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
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
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器
局在朝憚之

清高不仕

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清高
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

仰湖監中興書

道遊會稽臨海山誓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
適後入刻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為昇仙

巴豆杏子丸

程據為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為太始
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
之于殿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闈因為賈
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懷太子遂就戮焉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謝綽宋拾遺錄

甘泉黃奭學

數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
夕帝甚歡華既出太祖目送之歎曰此四賢
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矣

類

張永開玄武湖古塚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
訪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王公
亡皆賜之物一在塚內一在塚外
桓溫葬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為封域於墓傍

開隧亡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人不知所在

臣昔貧賤時嘗疾病家人爲臣齋勤苦七日
臣晝夜夢見一童子青衣持縑廣數寸與臣
臣問之用此何爲荅曰西王母符也汝可服
之服竟便覺一二月病差

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嬌淫爲五
色珠簾明寶不能禁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畫石交床石文如畫體
甚輕出郅克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蘇秦張儀二人假食于路剝樹皮爲囊以盛
天下良書

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時採
首陽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
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
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將面而龍虎皆飛
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
手指揮其龍虎皆還入耳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虞預會稽典錄

甘泉黃奭學

自

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
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
哭泣比葬年十七烏烏聚集猛獸乳其側
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長葛君會
客飲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
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
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過以濟民命今

始罹天災縣界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
飲宴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還縣香卽罷會身捐
俸祿以贍民飢

游

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為巫漢
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波神溺
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
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

盛吉另
一條頂格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

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嚴遵字子陵建武五年詔召遵設樂陽明殿
會宴會暮留宿其夜客星犯天子宿

傳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相期約雖遭暴
風疾雨無不至者常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
恪問何當復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觀至是
日恪停食侯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會稽建
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須臾恕至之
坐盡驚

鄭弘守楊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婦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囚無後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也

謝承遷吳郡督郵歲穰嘉禾六穗生於部屬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謙恭敬讓行性謹敬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魚豢三國典略

甘泉黃奭學

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於陳遣遣主客蔡佞宴酬因談諱手弄栝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為噉栝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不德源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尙書罪狀故耳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周命尉遲迥伐蜀帥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

自散關由故道而入太祖送彭城西見一走
克命弟中領軍綱射之綱誓曰若獲此克必
當破蜀俄而獲克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
佳口及尅蜀乃賜侍婢一人

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
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吝蕭愨爲太子洗馬愨字仁祖帝患腰痛眩
不堪駟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者笑之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招合輕薄少年

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旄帶鈴民
聞其聲卽知是寧也

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櫟戟武騎作鼓
吹導引歸

周陸逞字李明嘗爲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
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表請停之制曰

逞未臨人已存優卹宜遂所請彰其雅操

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錦被
表二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



人又曰梁出師拒侯景郡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遊宛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解旗折至是故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廐抵殺綸所乘服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一隻

徐之才遷預章王宗國常侍隨綜入北有人患足腫痛諸醫咸莫能識之才視之曰蛤精

疾也得疾時嘗乘船入海垂腳入水中乎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梁劉慤常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慤似衣中或必須拊之

梁元初甘露降荊州皂莢樹

齊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將韋孝寬忌之孝寬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孝寬陰令巖作謠言曰百斛飛上天

剖

角

寬

明月耀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
自堅乃間諜遺其文于鄴中齊人用是而殺
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初陳文章以湘州出杉枹乃營造大艦金丸
等二百許艘并諸水戰之具

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巢
于庭樹蕭譽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
鳥雛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兩車臣
無車牛願官爲送譽許之於是射山中其二

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
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拊類以
謝之

徐弘字聖通爲山陰縣令俗剛强大姓兼并
弘到官誅剪姦桀豪右斂手商旅路宿道不
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
空

九

原件裝訂錯誤

項嘗甚欣悅即令載穀送之

高德昂
條頂

高德衆正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羣行於庭犬來逐遂成碎血

徐陵子份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二陵疾忽然而愈

梁孝元字世識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對曰能典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及長精神爽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

也。泛涉墳籍，清慎。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子孟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書

卷之四